

沈从文别集

雪晴集

沈从文



沈从文别集

雪晴集

沈从文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晴集 / 沈从文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(2002 重印)
(沈从文别集 / 刘一友, 向成国, 沈虎雏编选)
ISBN 7-80520-333-4

I. 雪 II. 沈 ... III. 短篇小说 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113 号

编 选 刘一友
向成国
沈虎雏
责任编辑 吴泽顺
封面设计 胡 颖
封 面 画 黄永玉
封面题字 张充和

雪 晴 集

沈从文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960 毫米 1/32 印张: 8.375

字数: 130,000 印数: 8,001-14,000

ISBN 7-80520-333-4

1 · 182 定价: 8.90 元

(全二十册)套价: 1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邮购地址: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(410006)
邮购电话: 0731-8885616 (购书免邮资)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

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或许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□给一个学音乐的

第一信..... 1

第二信..... 8

赤 魔 14

雪 晴 23

巧秀和冬生 34

传奇不奇 62

道师与道场 95

雨 后..... 116

福 生.....	124
瑞 龙.....	132
我的邻.....	146
生 存.....	157
来 客.....	170
元 宵.....	179
灯.....	232

□给一个学音乐的

第一信^{〔1〕}

达因同志：

得你信，谢谢好意！听说你的琴已弹得很好。像是小虎说，还很有“气魄”或“风格”，那就真难得！可不知弹《黄河》时是不是也应当如殷诚忠那个神气？照我想，倒不一定要那么样子。因为我从电影上，看过当年世界名钢琴家波兰总统的演奏（肖邦某一作品），神气可十分从容，并不摇头晃脑！所以希望你也和那个名手一样，不必如里斯特求在钢琴本身以外表现效果！我倒以为仪态上越文雅从容，反而易给人较好印象！

〔1〕 此信写于沈从文离开干校不久。当时因病重获假就医，由夫人张兆和护送回京，他趁治病之机，加紧搞起被批判搁置的研究工作。

兆和阿姨一生从不随便动气，去湖北湖田部搞重劳动，相当吃重，还是不失从容，坚持到最后。去丹江后，经常还得随同运砂石卡车来去，从边栏爬上爬下装卸砂石，不比四十岁女同志差。作了个小小班长，由此还得永远凡事带头，挑粪种菜，争先干。又还得保持微笑态，静心听左邻右舍同住的女同志申诉琐事……可是很怪，不少怕脏装病的，经常还是邋里邋遢，兆和阿姨倒一身永远干干净净，而且工作得十分认真，又十分开心！今年已经六十二岁，还和十年前在上海时差不多。精神并且还像比体力更年青！我已把你信转去，她看了也一定高兴！她只请假一月，到头又回丹江了，今年可能会回来。那边住处比这里好〔1〕

我是因心脏不好回来的，回不去，怕将用继续请假方式留下，进行一项未完工作。有上千个图，内中一部分还和你工作有些关系，是中国历代乐舞的形象。如像用的是些什么乐器成组演出，舞的如何打扮，等等。我并不懂音

〔1〕 去干校期间，家中仅剩的一间宿舍已被占用。写信时沈从文只挤回半间房居住工作。

乐，可是却是个音乐研究所的“通讯研究员”，主要就是为他们陈列室配备有关古代乐舞材料。将来可能还会把历代杂技形象合并印成一本专书的。总的是“历代服装”，将先编印个样板本^{〔1〕}，以后还会分段印个十来本的。不过这工作全部完成，我大致看不到了。另外我是搞古代绸缎的，花花朵朵有些常识。已印过几本书，大致你们都不容易见到，因为有的定价太贵，多是对外的。这大都是近廿年学的。至于前三四十年搞的，早放了手。幸好放手早，不做“空头作家”，不然就不免和许多熟人差不多，哪里会能回来从从容容搞这份未完工作？心脏已不顶事，或许第一回冲击就早垮了。我是从小就不读书，好空想的人，标点还不会，就想“搞创作”，人人都以为极荒谬可笑。试学习用笔下去，不到七年，不料就到大学去教这一行了。搞了卅年，所有成就受社会变动影响，一把火全烧了，因此又换了一种学习方法，搞文物。机会好，又得党鼓励，坛坛罐罐花花朵朵

〔1〕 在其他场合，作者多用“试点本”说法，即指将近十年后才得到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书。

从无到有学了一大堆。只是破四旧一冲，所有工作又完全失去了意义。现在作的只是学的一小部分。如作完后还有点精力可用，或者还可望争点时间写，或协助别的人写一本《工艺美术史》，一本《简明陶瓷史》，一本《漆工艺史》，一本《丝绸美术史》，再写些范围小的论文，供同行参考。今年已七十岁，这些工作完成，总得三五年，怕已活不了那么久！若居然还活下来，或许还得再改个业，也说不定！只要可以学，再改业也不妨事。我一生最喜欢的是“绘画”和“音乐”（加上数学），以为真有意思。因为比“文学”受的限制小，而可以充分发挥想象，充分抒情，自由解释，不必受“论”拘束。可是人笨得甚至画个圆圈也不及格，唱歌更差劲。另一面倒还是满以为如有了作曲的基本知识，学下去，和当时学写作方式差不多，搞个五几年，作点曲子或许比西哈努克先生的作品好听一些也说不定。这个梦想当然极不现实，十分可笑，可是我却以为你们学了十多年音乐的小将，现打了个好基础，可还应当有点“雄心大志”，向肖邦或别的什么大师、尖子看齐才合理！这希望应当由你们来实现，也

一定能实现！只是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想，能不能树立起这点“大志雄心”？在发展中的国家伟大得很，文学难表现，十分费力难讨好。绘画比文学便利些，最有希望还是作曲！盼望再过几年，就能从广播中听到你演奏自己作的新乐曲！有个愿心，加以努力，就会实现的！你信不信？

巴金先生处，见他时，代问问好。简单告诉他我们情形就成了。说一切都很好，不必给信看。并希望知道他的爱人和二孩子情形，如在上海，盼知道住处（陈蕴珍住处），我会给她去个信〔1〕。

我一时恐不愿退休，因为待作事情还多，得争时间作。大致也就不可能如小将从容，自己不容许随意离开书桌边！所以除非因事，大致是不会游南方的。在北京，熟人来往也极少，得赶工作，对国家，对年青接班人，才有交代！可用时间已不多！

根据我的经验，学得“杂一些”，对“专业”有极大帮助。“一专多能”不容易，“一专

〔1〕 参看巴金《病中集》、《怀念均正兄》。

多通”却办得到。但学什么总得“坚持”，甚至于“痴心忘我”，才可望深入。年龄也十分重要，大致应当在廿岁到卅岁这段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中，把本业和其他结结实实打好基础，在这个基础上去继续用功，一点一滴的积累，以后发展面就广大得多！古人说的“勤能补拙”，永远有现实意义，值得重视。在任何困难中都不能懒惰，小小成功中也不至于骄傲，才可望完成更多、更大的任务！工作要争“拔尖”，不宜尽说靠大家共同努力。任何事不能缺少集体，但是对待自己，得用特别耐心，争超越一切。要永远把目标和世界第一流演奏家争第一，学的才有意义。从国家说，要求也是这样，不然就用不着庄则栋出面了。我这个外行话或不免近于“胡说”，因为我还总以为文学、美术、音乐……是有共通处，只是表现工具，表现方式，有些不同而已。别的部门越懂得多，就越会提高本业，或有利于本业的提高。从我个人工作中，是得到了充分便利并已证明的。可是未必还能在另一时，从另外一种工作中，也能得到相同证明。不过也有个近例可引证。有个亲戚黄永玉，初中只读了一年书，自己学木刻，又欢喜

音乐、文学、杂艺术，综合知识，兴趣广，搞的木刻在国内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纪录突破。当时还不到三十岁！我在学校较久，明白“好学生”可未必中用。倒是当时学校认为“不成”的学生，后特别努力，反而成就出色。近年写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，就是当年联大被开除的学生！和上千搞写作的比较下，好学生可全落后了。在一般要求上，我希望你做个“好学生”，在抓本业时，却希望你要求自己更严格些，十分严格，有好处无坏处。

并候安好，学习进步。

家中人通通致意！

从 文

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

是用八分钱的笔在小碟子蘸墨写的，不成个字体，望原谅！

第 二 信

达因：得你来信，知有机会行将就业，是大好事！据我个人学习经验，对工作，总得有点大志，才能突破重重障碍，推之向前。首先障碍，可能还是在家中受宠爱的习惯，对未来易从假想作蓝图，不习惯就实践取经验。所以一和外面客观事物接触，即易灰心丧气，或缺少方向感。因此情绪年龄，好像就容易停顿到十四五岁左右，老不成熟，难坚持工作，从真正绝望中还能克服困难，不问成败，一直向前！至于外来的变化影响，是来自多方面的。易受影响而动摇，有所选择事实上也是被动的，打算也只是就眼前利益或方便出发，因此一来，听到李名强、刘德海、以及什么花腔高音女郎唱歌，就以为所学有了出路，相反，即感到所学无前途。这自然免不了，但得从更远处看，就可避免反复。你同学×××，昨天和另一同道来谈谈天，他们都极可爱！想法通差不多。我觉得不大妥当，不像是当家作主做接班人应有

的心情。照我搞工作抓学习经验，可不是这样。廿岁到北京时，标点符号还不灵，却想写小说，用当时人所习知的鲁迅成就，和旧俄契诃夫、屠格涅夫，法国的莫泊桑，以及唐人传奇、宋人白话小说成就看齐，而且“一定要超过他们”作为目标，别的全不过问，也从不受当时极流行的什么“小说作法”影响，就只是用各种不同方式去写。从实验中取经验，不断纠正方法。环境够糟了，吃的有一顿无一顿也不在意。在零下廿度，升不了火也无所谓。写出来送到各报刊毫无消息，也无所谓。比起那些在清华北京大学文学的，条件差别可真大！稍后有的是机会改图，也不干。有阔亲戚在北京也不找。就这么照自己选定的目标作去，永远不停止。十年过后，就把同时搞这一行的人拖垮了。再照样坚持又过了十年，还始终取个习作态度，从不知道什么叫“自足”，总永远是“练习曲”，且从不在公共场合中露面，也不自以为是什么“作家”，但是文字和内容，给人印象便和一般同行越来越不同了。解放后，明白新要求不易适应，照老办法又走不通，就改了业，又从头作起学起……什么事只要肯抓紧机会去学，就

会由无到有，搞得像个样子的。要求自己严格，外面情况再困难，到一定时候，还是可望达到记录突破。我这种想法，过去人都以为傻里傻气，十分可笑。现在说不定还会为廿岁世故青年以为极可笑。可是，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过了五十年。现在七十岁了，还有再搞一次新业务学习的幻想。所以血压尽管高到二百卅，心脏且经反复证明，已无好转希望，一天还能坐在桌子边搞十个钟头以上工作，至少可以证明，对学习上抱个天真态度，是能使人活得始终精神健康，不怕困难，扎扎实实永远不会消沉的。

我说说这些，主要是觉得对你们感到奇怪，为什么学了十多年悲多芬、肖邦、莫扎特、海顿、柴柯夫斯基……又已学懂作曲法，为什么不想向这些人看齐，再来想办法超过他们？你们有的是好条件，利用中国琵琶、笛子、和瑟与筝传统的曲子特征，和社会新的要求好好结合起来，作成崭新的又雄壮又秀美热情充沛的曲子，去征服世界上的听众感情，把什么大师的成就取而代之！我若掌握了作曲和弹奏的基本知识，我就会这么想，而充满信心试验下去，什么李名强、殷承宗、统不在话下，可走的路